

「醃過」與「毒打」

一看到「毒打」，腦子裏出現的是幽暗匪窟、鐵鏈皮鞭、青面獠牙的惡人。而這兩年，「毒打」常常被一些年輕人掛在嘴邊。動不動就是「社會毒打」、「職場毒打」，慣性地吐糟着不良公司、奇葩老闆、魔幻客戶、無腦拍檔。

首先申明，對於諸如「九九六加班」、「職場霸凌」等，筆者是絕對支持「九〇後」「〇〇後」們「整頓」、「起義」的。然而，相當一部分所謂「毒打」，也不過是工作中常見的麻煩，如客戶溝通不暢、團隊協作欠佳、項目推進遇挫之類。

走出社會的年輕人血氣方剛，意氣風發。然社會運行、人情人性，並不像書本那樣有標準答案、邏輯模型。一樣米養百樣人，萬畝森林也無兩片相同的葉子。形形色色的成敗順逆、陰晴圓缺，本就是生活的日常。補上挫折教育這一課，實在是必經的淬煉。

畢飛宇小說《平原》裏的一句話：「莊稼人最要緊的事情是把自已的身子骨泡在汗水裏，用鹽醃過了，醃成鹹肉，這才硬掙，這才有嚼頭。鮮肉有什麼用？軟塌塌的只配燒豆腐。」

很巧合，法國科幻小說大師凡爾納，在《南方之星》中也用過同樣的詞。法國人希培昂要買馬穿越德蘭士瓦大草原。中國僕人李提醒他，那匹馬沒被「醃過」。一匹馬得過草原病，挺過了發燒、咳嗽而康復後，就表示「醃過了」。這樣的馬，才能在長途跋涉中經受住惡劣天氣、蚊蟲的考驗。

中國電影裏有個老套的橋段，老年人對年輕人說：「我吃過的鹽，比你吃過的飯還要多。」年復一年的「吃鹽」，也有個潛移默化的「醃」的過程。「醃過」，並非無原則地默默忍耐，也不是要刻意地自討苦吃，而是適度提高承壓能力，反思本領不足，腳踏實地，這比一味歸咎「毒打」更重要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 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微信輸入法新版支持五筆，成為引發網友熱議的話題。「五筆輸入法」是一種「古早」輸入法，雖有重碼率低的優點，但必須背下字根偏旁口訣，再經過大量拆字練習才能熟練掌握，學習成本很高。以我的觀察，能熟練使用這種輸入法的人大都已過不惑之年。而且，現在輸入正變得越來越方便，特別是分辨能力強大的語音輸入，讓鍵盤輸入都顯得落伍了。不過，在技術快速更新的年代，保留一些「落伍」的東西，才是釋放善意的舉動。

每一種被淘汰的技術背後都是一個群體。絕大多數人都有適應新的技術和生活方式的意願和能力，差別只在於適應得快與慢，同時，絕大多數人又都會在某一個點上停止對新事物的追隨。古人所謂知天命，似乎隱隱包含了這層意思。有時，我在公園裏看到拎着老式收音機悠悠散步的老人，不少也帶着具有廣播功能的智能手機，卻不願放下「古早」的收音機，因為習慣了「話匣子」帶來的回憶與舒適。

當技術迭代跑贏了人的代際更替，活一輩子人就不不得不掌握「幾輩子」的技術、適應花樣翻新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一樣東西用慣了，它作為工具的價值會奇怪地變低，審美的價值卻悄悄增長。在技術的意義上，新的總勝於舊的，對於審美偏好而言，新舊卻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們生活的幸福與滿足，當然離不開更先進的技術，但也和審美愉悅密切相關。

保留五筆輸入法，實際上是為慣於這種輸入法的群體保留了一片舒適區。由此延展開來，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。比如，在移動支付普及之下，繼續保留紙幣支付方式以及找零換零的渠道；網約車盛行的當下，多一些招手即停的「老式的士」；服務熱線除了提升智能客服水平外，保持並提高「轉人工」的效率，這些看起來與時代格格不入，卻能讓更多的人感受到絲絲縷縷的體貼和關照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落伍」的善意

好好抒發傷痛

哲學家的理性，在很多時候幫助我們排解疑惑，以至看見現象背後的真相，但有時，那一份純粹而高濃度的理性，又未免有點不近人情，甚至冷血。例如，應對親朋好友過世的理性反應。

我們都聽過「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」的故事，固然明白莊子看透生死而樂觀面對喪禮的道理，但我反覆思量，還是覺得「妻死即鼓盆而歌」是奇怪的，再不然，那就是他們夫妻關係肯定有些問題。

如果莊子的死別反應是奇怪，那麼，古羅馬斯多葛主義哲學家塞內卡的反應則是叫人皺眉。塞內卡說，面對親友的喪亡，「雖然不該無動於衷，但也不應以淚洗面」，理由何在？他續說，那是因為「我們試圖藉由眼淚來證明自己有多傷心。其實，內心的傷痛不一定會外顯出來，有時我們只是在展現這種情緒。」

當然，塞內卡的意思是教我們不要過於悲傷，更不要無病呻吟，但稍一不慎，這番話聽來便像抹煞了我們真心喪慟的冷血言論。其實，喪慟是可以的，也是必須的，只是除了痛哭，我們可以找其他方法去抒發這樣的情感，例如將回憶寫下來。

清代文人袁枚曾為比他少四歲的三妹袁機寫了一篇祭文，名為《祭妹文》，文中寫到他與袁機從小一起讀書、一起玩耍的兒時趣事，他高中進士衣錦還鄉時袁機的欣喜若狂，以及他要遠行省親，而袁機哭着從後方拉着他衣裳依依不捨的動人回憶。

袁枚寫道：「舊事填膺，思之凄梗，如影歷歷，逼取便逝。」當往事堆積，情感堵塞於胸臆，與故人的回憶卻像影子一般既清晰又無法捕捉，那我們可以怎麼辦呢？我們可以像袁枚一樣，將這些昔日的影子一個一個

寫下來，使它們不至於在記憶中褪色。

離別是傷感的，與其以所謂的理性壓抑，我們可以嘗試以回憶與書寫來記住我們珍惜的人。這一份連結，是生離死別也沒有辦法從我們心中拿走的。

半點時間享受派對的餐點，也無暇跟來賓談笑風生，更不會高高在上地批評各人的唱功，而是全心陪伴學生在演藝路上的成長。派對結束之際，林老師鬆了一口氣，但仍不忘走來鼓勵我練歌，叫我待將來再有活動時上台獻唱，不要只當司儀了。

寫下來，使它們不至於在記憶中褪色。

離別是傷感的，與其以所謂的理性壓抑，我們可以嘗試以回憶與書寫來記住我們珍惜的人。這一份連結，是生離死別也沒有辦法從我們心中拿走的。



古文日常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我的歌唱老師

上星期參加了「金浪音樂文化」舉行的周年派對。我是該校學生，在校內遇上充滿教學熱誠且待學生如子女般關懷備至的林老師，也認識了不少喜愛流行音樂與才華橫溢的同學，所以就數年沒上課練習，也熱切期待是次活動，希望與學校各人重聚，一起享受陶醉於音樂的時光。

坦白說，辦周年派對，並不是因為學校有可觀的利潤，也不是因為活動能為老師帶來金錢收益，一切只為了讓學生有面對觀眾的機會，獲得真正的演出經驗。故此，林老師明知派

對收費不足以應付籌備成本，仍不惜自掏腰包補足金額，務求找一個舒適寬敞、音響設備良好，而且附設舞台的場地，讓學生在理想的環境表演，學以致用。當天有六十人報名演出，每人有兩分三十秒登台時間，老師除了事前密鑼緊鼓地安排練習，還得親自為各人所選唱的全部歌曲剪輯伴奏音樂，加上常規課堂，工作擔子可謂百上加斤。獨唱之外，老師又特意安排學生分組合唱，不單令派對節目多元化，也藉此增加同學互相認識的機會，至於選曲、分部、編寫和音等事

宜，均由她一力承擔。然而，她不單沒半點抱怨，還額外花時間聯絡已出道的舊生來當嘉賓，讓學生觀摩真正歌手的演出，感受努力追尋音樂夢想的精神。

久疏戰陣的我，當天只擔任派對司儀，沒有唱歌。同學表演時，我看到坐在台前的林老師，不論學生表現如何，都聚精會神地聆聽，時而點頭、時而微笑、時而拍手，全程給予學生鼓勵，讓大家克服對舞台的恐懼，投入演出。某些歌曲，老師還得親自上台伴奏，忙得不可開交，沒有

半點時間享受派對的餐點，也無暇跟來賓談笑風生，更不會高高在上地批評各人的唱功，而是全心陪伴學生在演藝路上的成長。派對結束之際，林老師鬆了一口氣，但仍不忘走來鼓勵我練歌，叫我待將來再有活動時上台獻唱，不要只當司儀了。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莫奈《艾特勒塔》

深圳又多了一個藝術文化新地標——去年十一月揭幕的深圳美術館（新館）。與位於羅湖區東湖公園的「舊館」相比，新館從外而內展示了深圳嶄新的藝術氣質。

「印象新生：法國諾曼底油畫寫生與影像展」是新館的開館展之一，筆者近日趁着展覽閉幕臨尾觀展。這場展覽的展品與二〇二一年北京中華世紀壇的「從庫爾貝、柯羅到印象派」展覽有近半是一樣的，不過後者門票近百元，而深圳這場則免費，不得不感嘆深圳的「鈔能力」。

「印象新生」展覽聚焦十九至二十世紀藝術家們在諾曼底地區的創作，焦點展品包括莫奈約一八六四年創作的《艾特勒塔》（附圖），現由諾曼底繪畫收藏協會珍藏。



位於諾曼底大區的艾特勒塔（Étretat）是法國西北部的一座海濱小鎮，北面英吉利海峽，是諾曼底「雪白海岸」的一個組成部分，綿延近百公里，被譽為「法國第一海岸」。該地以潔白的懸崖、形狀奇特的針峰和雄壯的象

鼻山為三大標誌性景觀。白天，象鼻山和針峰在陽光的照耀下呈現出鮮明的白色；隨着天色漸晚，其表面映射出多種色彩，過渡

微妙，這裏因此成為畫家們喜愛的寫生地。

莫奈尤其喜歡在固定的「機位」畫同一景觀不同時間的光影效果，在艾特勒塔也一樣。他曾在這處繪有八十多張作品，描繪了各個角度、天氣

和光線情況下的這片「雪白海岸」，展出的《艾特勒塔》是其一，畫中象鼻山籠罩在朦朧天色中，橫向排布的筆法也突出了山體粗糲的質感，使得整幅畫作頗具感官色彩。這些畫構成了他藝術生涯中的「艾特勒塔時代」。



館藏嶺英 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電影修復

老電影歷經時間的淘洗，部分內容雖已殘舊，卻記錄了珍貴的影像，是電影史活的紀錄，尤其需要修復。

日前，香港上映了《地下情》4K修復版，借助現代科技手法，將舊式膠片修復為4K數碼影片，重新煥發光彩。

修復老電影是一項工程，以前的電影拍攝為膠片技術拍攝，畫質在今日看來不甚理想，但影像本身卻珍貴。唯有電影修復，修復師修復電影，令經典以更加高清晰的面貌，再次出現在大銀幕上，令觀眾既看了老電影，又回望了光影年代，猶如坐上一趟觀影的時光列車。

人常說，修復文物是與時間賽跑，修復電影亦如是，那些充滿「膠片質感」的電影影像，在時間的影響下，不可避免出現撕裂、髒點、霉變、劃痕等一系列問題，久而久之，珍貴的影像將如煙塵般消失。電影修復主要是人手修復，對畫面逐幀修復，十分講究細膩，整

個過程主要分為物理修復、數字修復、藝術修復三大步驟。

可以說，電影修復既保留了影片本身的膠片質感，高解像度令觀眾更加清楚地看清當年影像的內容，不少電影中的演員如今都已是璀璨發光的明星，但在當年還是青澀男女，因為有了修復技術，他們的一顰一笑、一舉手一投足，具體如何詮釋角色，都能看得仔細。

人們觀看修復後的電影，常與懷舊、情懷有關。雖說電影票房或無法與時下熱門電影相媲美，卻也有一定的固定觀眾群，正如筆者就有一位友人，聽聞關錦鵬電影《地下情》進行了4K電影技術修復，特意到戲院觀賞，填補了當年的觀影空白。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

象山川烏

「川烏知道嗎？」「那沒什麼稀奇，不就是馬鮫魚嘛。」「錯！生過『蛋』的叫馬鮫魚，沒生過『蛋』的叫川烏，只有這個季節才有。」

這是《繁花》劇中，爺叔與他人的一段對話，看似雲淡風輕，實質商戰一觸即發。初來乍到的至真園接連遭遇臨時大停電、大廚被控角，面臨倒閉危機。緊急關頭，爺叔出手，請來鍾鎮濤飾演的香港名廚，用三道名菜鎮鎮救急，解了至真園的圍，讓一眾來勢洶洶的黃河路餐廳老闆娘鎔羽而歸。這條名為川烏的魚，正是名廚招牌菜的珍貴食材，也是此次「翻轉」黃河路致勝關鍵。

川烏又稱鱖鮓，特指在清明前後三十天左右，洄游至浙江寧波象山港產卵的藍點馬鮫魚，產過籽的叫馬鮫魚，沒產過籽的叫川烏。一年一會，只有這個季節才有川烏。

象山港位於鹹淡水交匯處，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，為不遠萬里從外海洄游而來的藍點馬鮫魚，提供最為適宜的產籽環境。早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，國家農業部批覆設立象山港藍

點馬鮫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，總面積逾四點六萬公頃。不知是經過港灣淡水洗滌，還是進食餌料有所變化，每年相約象山的川烏體內油脂增加，通體泛出藍綠色的光澤，肉質也隨之發生神奇的轉變。更神奇的是，中國沿海多出產馬鮫魚，且多地同為鹹淡水交界，這種一年中肉質最鮮美的馬鮫魚「頂流」川烏，卻只有象山港才有。

在象山港，既然川烏與馬鮫魚同為一象，只是處於繁殖期與非繁殖期不同「魚生」階段，那麼，二者又如何分辨？一望色澤，川烏身有藍點，而馬鮫魚沒有，且顏色偏黑；二看形狀，川烏的尾巴微微上翹，身較圓胖，肚子較小，俗稱「直肚川烏」，整條魚呈弧線形；三觀肉質，切開之後，川烏肉質呈粉紅色，馬鮫魚肉質呈白色。



萌宠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

三個月內先後幫助三名申請留美的內地高中、大學生準備最關鍵的「Personal Statement」，或曰「個人陳述」，有時也叫「學習（學業）計劃」，「目標（動機、意向）陳述」。要求大同小異，大致是用千字介紹個人學術背景、研究方向、職業規劃等，就是「學術自傳」和「研究計劃」的綜合簡述。

三名申請人從優秀的高中或大學畢業，托福、雅思、GRE成績很好，但應付這類文字頗感吃力。文科生求助於ChatGPT，理科生找出國中介幫忙，成品依舊不如人意。北美高校要求這類文書並非有意

為難，主要想在考試、成績單等「硬件」之外獲得更多信息，更全面了解申請者。因此，文書需要展示申請人的情商，對該校的熱忱，以及邏輯思維、文字駕馭等軟能力。在國外高校看來，這些「軟件」在學業、專業中發揮的作用甚至大於專業水平或考試成績。而且，中國學生「同質化」嚴重，多半提供成績全優，鋼琴十級，奧數得獎之類材料，文書有助於申請者脫穎而出。

文書除了思路清晰，語言地道之外，內容尤為重要。「文化差異」聽來玄妙，其實能靠做足功課，坦誠相待來彌補。如果不合適，不必削足適履說假話。如果真心申請，就要證明自己為什麼適配。深入了解該校、該系是起點，展示個人素質是基操，文字不可生搬硬套，也不要千篇一律。有的中介水平一般，也未必肯下功夫打磨文書，關鍵還得自己把關。

二三十年前申請留美時都是自己操刀，哪來什麼中介，結果也不壞。可見，創意、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正直的品行才是北美高校看重的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